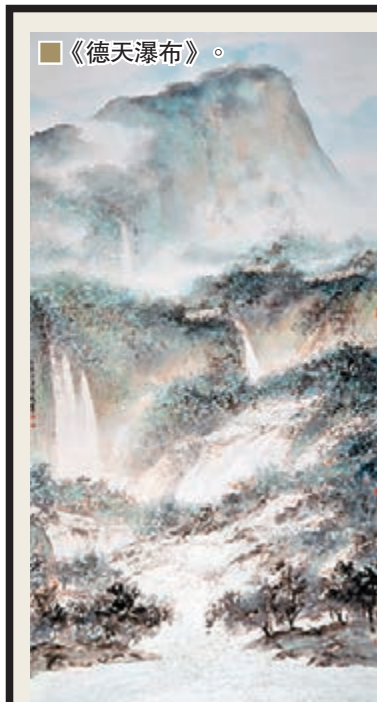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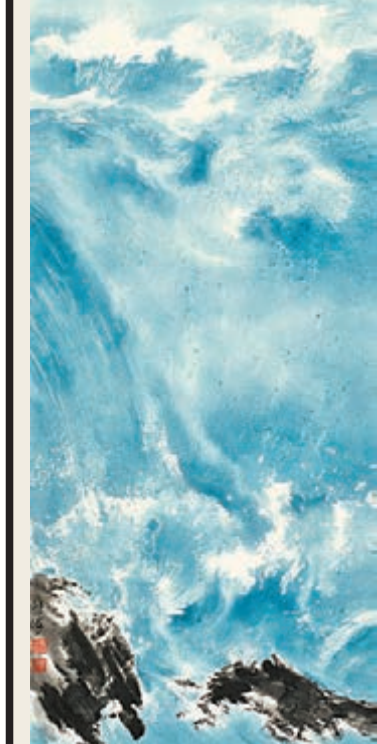


# 熊海：行萬里路 繪「心造之境」

繪畫六法之靈魂「氣韻生動」，是古人品評畫作時的最高標準。明朝書畫家董其昌曾在其山水畫論著《畫旨》中指出，想要令繪畫內在的氣韻洋溢出鮮活的生氣，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方可「脫胸中之塵濁」。隨後「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鄢鄂，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正因深得「走南闖北」的奧義，香港著名畫家熊海這些年頻頻「仗筆走天涯」，以一支毛筆，層層滲染的墨色記錄下香港迷霧中的樓影，黃山蒼黛的峰巒，捷克錯落有致的建築和巴黎恬然自得的美景。而上述「畫筆下足跡」均正呈現於一新美術館熊海個展——「境由心造：熊海的藝術」。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儂



熊海早期作品《浪韻》。



熊海與其壓克力彩的作品。

熊海是地道道道的南方人，1957年生於廈門鼓浪嶼，三歲起隨父親熊俊習畫，1978年移居香港，後來拜嶺南名家楊善深為師。「畫如其人」四個字，用來形容熊海其人其畫最合適不過。他身材清瘦，聲線儒雅，心細如髮，一手「細筆山水」刻畫入微。若俯身而賞，可追蹤到岩石上的每一絲紋紋與河道中每一縷流水；亦可抽身遠觀，畫面一樣虛實融徹、紋絲不亂。一絲不苟，是多數觀眾見到熊海多數作品時所產生的第一印象，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榮甚至認為熊海的白描及青綠山水代表了本土現代畫家的新方向，他說：「我敢大膽斷言，現在的年輕畫家太多想走捷徑。根基不牢，百餘幅畫有一兩出挑已稱得上成功，可熊海的一筆一畫，既消化了古人的精神，又融合了東西方法技，走出了一條新路線。他的作品不但曾入選過『當代香港藝術雙年展』，獲得由藝術發展局所頒發的『視覺發展獎』，還被兩岸三地及英國等多間美術館所珍藏。」

## 雲遊四海繪景入心

「畫家寫畫最重要是有感覺」，這句話熊海在接受採訪反覆強調着。但感覺從何而來呢？就像一千個讀者心中，必然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位藝術家心目中的答案恐怕亦不盡相同。對熊海來說，他的靈感往往來自「眼見為實」的景致。「我很少會對照片作畫，因為不在現場就欠缺感受。有時現場作畫，回來後改幾筆，反而有破壞氛圍的可能。」「感受大過天」的熊海，甚至在掛三號風球的天氣仍毅然決然趕赴大灣觀浪，牢牢記住每朵浪花造型後，回到畫室以花青和墨汁作畫，再噴上礬水，繪製出互相拍打，四處散射的海面。

「先實地考察，後重組創作」與「現場寫生」分別是熊海最鍾愛的兩種作畫模式。「鼓浪嶼是個適合寫生的好地方，到處是景。」還生活在廈門的時候，他就喜歡上了這樣畫畫。雖時隔多年，但熊海現在依舊保持着寫生的習慣——每年暑假選一座名山「閉關修行」。如今熊海已走遍黃山、華山、峨

眉山、太行山、長白山等名山大川。畫家本人告訴記者，寫生的過程是他最享受的時刻。長期的寫生鍛煉不僅增進了他的造型和構圖能力，還為其山水畫的創作帶來靈感。據熊海回憶，一趟趟的旅行中，對他日後寫畫風格演變影響最深的，要屬1995年的華山之行。那八天，熊海住在大山深處，早出晚歸，縱情山水。時光不知不覺便流逝於風景、筆尖、畫紙之間。

「從小到大都生活在南方，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氣勢如此恢弘的山脈。山上地勢險峻，巨石撲面而來，石頭上皴紋在眼前一清二楚，『荷葉皴』、『大斧劈皴』等皴擦技法在藝術實踐中的運用，給了我很多靈感。那時的我，每天八點準時外出寫生，中午吃一碟炒飯，然後就一直畫到夜晚。」此後，熊海又多次上華山向大自然「偷師」，工筆、寫意、抽象，他百畫不厭，乃至華山的每個山頭，每棵松樹，每間小屋，熊海都爛熟於心，他說：「就算夢中，我亦能把華山畫出來，因為它入了我的心。」

## 最愛香港霧與石

在港生活多年，熊海對這座城市的感情逐年遞增。慢慢地，熊海看香港，越看越有吸引力。首先被藝術家相中的是獅子山下的霧。霧起的時候，朦朦朧朧的，像是為色彩斑斕的耀眼夜景籠上了一層灰白色的面紗，彷彿美人遮面，別有一番風味。由於薄霧竟令現代化的都市生出中國水墨的意境，所以每逢三月尾四月初，霧雖還沒來，熊海卻已翹首以待，在畫室磨好了墨，備好了紙。「我多數情況下，會用清水描繪雲霧的輪廓，再用淡墨加上樓房建築，等到畫紙徹底變乾，最後線條勾邊。」這就是熊海所擅長的「濕寫」技法，使用得當時，連稠爛的都市都能煥發出山水大寫意的風采。

繼獅子山霧景後，熊海又愛上了東坪洲的層巒，那是他新的靈感補給站。「東坪洲的每塊石頭結構紋路都不一樣，我走遍各地，除了東坪洲外，再沒發現別的地方有類



熊海與其壓克力彩的作品。 趙儂攝



熊海的巴黎寫生。



「境由心造：熊海的藝術」展覽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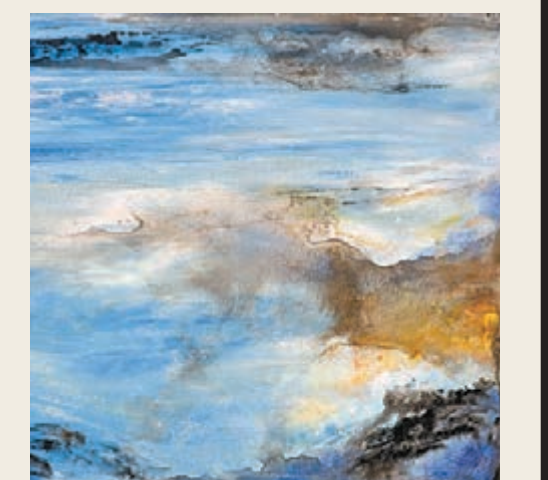
似的石塊出現。」因為創作手卷必須要有整體觀，心中有數才能將山水、樹石自由組合或誇張改寫，所以動筆之前，熊海總要在東平洲由頭至尾走上幾遍。「什麼性格的人，畫什麼樣畫，我比較有耐心。」通常熊海在手卷前一畫就是幾個小時，一點點地把成千上萬的線條變成繪畫作品，雖久而久之積勞成疾，他卻笑笑一帶而過：「坐久了自然會坐骨神經痛，但寫畫中根本感覺不到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為向觀眾全面介紹熊海的

藝術成就，今次展覽64組作品中，數張壓克力彩也是本次展覽的亮點。熊海的東西碰撞實驗始於2002年，他在法國受到了塞尚、莫內、梵高等印象派大師的衝擊。回港後自學油畫和壓克力彩，「印象派和中國畫，用筆和意境均重寫意，我在水墨中加入壓克力，反覆研究如何用西方的材料表達國畫的意境。」巨幅山水、白描、水墨暈染、水墨設色和壓克力彩，熊海繪畫之旅中的每種嘗試中都蘊含了勇於創新的魄力，它們亦是熊海藝術探索道路上的足跡。



《捷克印象》。



熊海壓克力作品《驚濤拍岸》。

# 中國民間色彩「魔術師」 傳承古老敦煌巖彩畫技藝

新華社電 在絲綢之路重鎮敦煌，一批民間藝術家長期扎根於此，致力於復原色彩斑斕的巖彩畫。敦煌青年畫家王亞林，正是眾多從事巖彩畫藝術復原和推廣的「魔術師」之一。敦煌莫高窟壁畫以融合古代東西方文化元素而馳名世界。其渾然天成的色彩、飽滿豐富的形象，得益於古人所使用的巖彩畫技藝。巖為礦石粉末，彩即色彩。

「如果不是古人使用過這些天然顏料，並在敦煌莫高窟壁畫及塑像中呈現，我們便無法了解也不得而知。」王亞林說。王亞林介紹，中國先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掌握了顏料製作和化學工藝技術，這些繪畫顏料主要來自寶石、天然礦石和人工製造的化合物等。以天然礦物為顏料作畫的巖彩畫是中國古代繪畫的傳統，綿延千年的敦煌石窟壁畫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巖彩畫在中國繪畫史上曾佔主導地位，但到近代日漸被邊緣化甚至遺忘。王亞林覺得，敦煌巖彩畫就地取材，作為敦煌人的她，同樣可以探索。天然礦物顏料取自大自然，無法大規模生產且極難購買。為了找到最適合作畫的顏料，王亞林和丈夫常常驅車在敦煌方圓五六百公里的戈壁灘上採集各色礦石。



王亞林正在作畫

清晨出發，一出門就是好幾天，在荒無人煙、沒有手機信號的戈壁灘，夫妻倆漫無目的地尋找廢棄的礦井、裸露的礦石。有時，為了獲得一塊巴掌大小的礦石，她還要下到廢棄的礦井尋找。盛夏中午，戈壁灘地表溫度高達60多攝氏度。「就算背着一麻袋西瓜也能吃完，水分流失太快，」王亞林說。一次次的往返，收穫時有時無，夫妻倆堅持了近十年。慢慢地，他們積累了尋找天然礦物的經驗。

採集回的礦石，王亞林需要先將其敲碎、分

揀、再進行研磨、篩篩、清洗、沉渣，直到過濾掉所有的雜質，提煉出色彩鮮豔的石粉，接着風乾，最後編號分裝。王亞林告訴記者，有時候，為了獲得一種顏色，僅篩選色的過程就需個把月。「因為是純手工操作，顏色的識別全憑自己的經驗和感覺，用眼睛仔細觀察、分辨，有時用眼過度會疼得掉眼淚。」

多年孜孜不倦的付出讓王亞林在藝術上不斷進步。從臨摹莫高窟的經變畫開始，她還在巖彩畫中融入現代風格，力求使每一幅作品既有歷史滄桑，也有現代感。憑藉佳作，這幾年她斬獲了不少國內繪畫獎項並多次赴外地參展。

王亞林說，拿獎並不是她的目標，如何有效傳承好巖彩畫藝術才是她的理想。每年，她都會招收兩三名愛好藝術的友人，潛心教授他們巖彩畫技藝。依靠著手把手的教授，古老的巖彩畫技藝已在王亞林的畫室傳承了10餘年。「敦煌是我的大學和創作源泉，讓更多人了解和傳承敦煌巖彩畫則是我的夙願。」王亞林說。

# 動物來襲 Cracking Art首次進入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動物來襲」藝術裝置展日前在上海新天地開幕，235個色彩各異、大小不一的動物雕塑，將以極具藝術感的方式，與遊客邂逅，令新天地瞬間變身「瘋狂動物城」。

據悉，上海新天地此次攜手意大利Cracking Art藝術項目，邀請六位藝術家，打造出栩栩如生的裝置場景：南里廣場，一列蝸牛正在排隊行進；新天地北里，幾隻蹲坐着的狼和遊客一起，在出租車等候區旁耐心排隊；一群貓則聚集在新里THE HOUSE門口；南北里通道的石庫門牆上，數不清的青蛙正努力地一步一步往上爬；新天地時尚購物中心門口，昂首站立着一隻燕子；步入購物中心，一尾尾熱帶魚在空中懸掛着的泡泡裡遨遊……

是次展覽將動物與建築、自然與城市，兩個看似衝突的事物巧妙結合，旨在喚起人們對於環境生態的保護意識，進一步探索人、社會與自然，如何以更包容的方式和諧共處。

這是Cracking Art首次引入中國，自1993年項目誕生起，Cracking Art始終保持着強烈的環境承諾和社會責任感。上海新天地「動物來襲」藝術裝置展中所有動物雕塑作品，均由可回收塑料作為原材料，至8月31日展覽結束後，將會被拆除回收。



Cracking Art首次來到中國，「動物來襲」藝術裝置展在上海新天地開幕。 本報記者 章蘿蘭攝